

· 宋 勃 ·



坎坷人生路

華夏出版社

坎坷人生路

宋 渤 著

华夏出版社
1991·北京

坎坷人生路

宋 渤 著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贵州遵义市彩印厂印刷

(贵州遵义市碧云路21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6.375印张 115千字数

印数1—2000册

书号 ISBN7—80053—881—8/I·228

定价：3.20元

题 记

坎坷中痛心的一瞥

流血的是怜惜的沉默

痛定后寻觅的回眸

怜惜的是沉默的流血

真实的生活之流

——评《坎坷人生路》

王 刚

宋渤的纪实体小说《坎坷人生路》以简炼的笔触，描绘出一幅真实而深刻的人生图画。

小说写季月秋由名演员——科员——万能员——图书管理员——名导演的人生历程。她因演七仙女而在南国走红，又因走红遭人嫉妒蒙上作风不好的不白之冤调离广州。于是，她的青春岁月就流淌在我们僻远而秀美、闭塞而温馨的名城遵义，她就在无休止的闲言碎语、尔虞我诈之中顽强地挣扎以至于成熟。

这位纯真烂漫、不谙世故的美丽少女面对的是多么诡秘奸诈、多么莫测高深、多么令人生畏的世俗社会，季月秋在那里惊诧而深刻地品味着人生。那里有当面推心置腹背后组织人捉奸的同室好友杨樱；有内心齷齪更以齷齪之心猜度别人的政工科长沈金斗，有随意将别人的命运玩弄于股掌的革委主任屠方；还有那些从别人的隐私中品尝出无尽情味的男男女女；那些肋紂为虐众口烁金随意以舆论杀人的芸芸众生……

娇柔的季月秋并未在恶浊的环境中沉沦，虽然有跳梁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肆意向弱女子施展淫威，却也有仗义者排众议挽狂澜，激励着季月秋自强不息。如政治部主任凌雁，他不但保护着季月秋的人生权利，更以他高尚的品格、过人的智慧、阔大的胸襟，在季月秋心中矗立起真正的人的丰碑。还有让季月秋体会到亲人般温暖的普通市民谭静舟，她以朴素的人生体验，给彷徨天地间的季月秋以质朴而坦率的劝导，使心神不宁的季月秋没有偏离正确的人生之轨。另外，还有一丝不苟的“右派”苏琪，舍己救人的油漆工王超全，德高望重的革命家邢春波，嫉恶如仇的演员田力……他们以切实的行动为季月秋树立起真正的人的参照系。

季月秋就是在这一充满着正义与邪恶、纯真与奸诈的繁复社会中逐渐走向成熟，她的经历已让我们领略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作品更以众多发人深省的生活故事多角度地展示真实的生活之流，描摹出“文革”前后几十年遵义的沧桑人世。这之中，浸润着作者多少深切的人生感受，蕴藉着作者多少心灵深处的憎爱情愫。

季月秋是外地人，以她的眼光来打量遵义，既陌生又亲切。这是一个表现遵义风土人情的独特视角，作者以这一角度写遵义，对遵义风物侃侃道来，如数家珍，字里行间饱含着对遵义乡土的脉脉情意。凤凰山、红军山、金鼎山、湘江河、湘山寺、杨柳街；清代的沙滩文化；现代的仁人志士；古播州的历史沿革；解放遵义的秘闻逸事，这些显现着地方色彩的环境描写展示出作品的地域文化背

景,在小说中如此具体真实地描写遵义似乎还无先例。

宋渤擅长于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和讲故事的结构技巧。他用第一人称时注意消减主观性而加强形象性,融动作表述和心理描写为一体,在白描中显现人物性格。他讲故事并不一味追求情节的紧张曲折,而以贴近生活、自然合理的丰富情节、细节来结构作品。我想,这大概是宋渤作品既有可读性又有一定思想深度的主要原因吧。

第一章

从香港拍外景归来，走进电视台大院，传达室赵老伯笑呵呵迎出来，喊了声季导演，递给我一叠信。我把信随手塞进挎包，送他一盒港烟，道了谢。

在香港赶拍外景，日夜兼程，累得要死。晚上冲过澡跌进沙发，才想起挎包里的信。说不定又是些莫名其妙的求爱信。中国硬是有这么一批有开拓精神的男人，听说女人出了名就像绿头苍蝇似的扑来，也不管对方是不是比他母亲还大。

拿起信才发现有一封是友人从遵义寄来的。

望着遵义这两个字我心跳加快，脸上发烧。久违了，印满我青春脚步的小城！

友人信上说，遵义办了自己的报纸《遵义晚报》，很受读者喜欢。他想写一篇以我的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在报上发表，让我提供些素材。

友人信上还说，我在这个善恶共存的世界上，由一个名闻遐迩的名演员，一个跟头跌进生活底层，在一个建筑公司当了一名打零杂的万能员，几经沉浮，历尽磨难，最后成了电视台的大导演，拍的几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和贵州电视台上映过，颇有影响。

这二十年间，我像无数个中国人一样，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很有典型意义，值得一写。让

读者朋友在饭后茶余之际或一叹或一笑，从中品味个酸甜苦辣，不比电视剧《阿信》、《张玉良》差毫分。

经友人提示，我恍然大悟，我季月秋确实实是值得写上一笔的。

命运之神啊，当你把一个如花似月的少女从闪光的人生舞台上，推进充满白眼与嫉恨的逆境之中时，你可曾想到，她得到的所有的苦难与不幸，恰恰又是一笔千金不换的财富啊！

应了红颜多薄命这句老话，我的不幸也是从说不清道不明的桃色事件开始的。

委屈和扼杀了无数清白者的桃色事件！

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一个周末。晚风送爽，月光如水。刚过了十九岁生日的我，嘴上歌声不断，脚下轻快如风，我生活在蜜糖之中。

五四青年节到了，羊城晚报社组织广州社会名流写稿子谈感想，我这个小有名气的青年演员也在应邀之列。

报社编辑说，要登我们的照片，还要把每个人签名手迹制版刊登。

我被排在第一名。十九岁的我并不理解为什么被捧得这么高，只知道当时唱红《天仙配》七仙女的全国只有两个，北有严凤英，南有季月秋。

报社编辑让我一定要把稿子写好，主题只有一个，谈我的雄心壮志。

我的雄心壮志是当导演，当一个像我们团名导演郑星野那样的导演。他导的《钗头凤》誉满大半个中国，陆游

与唐婉儿分手那场戏没有谁不落泪的。

我想找个清静地方，把这篇稿子写得像个样子。顺便还要练练签名，季月秋这三个字写得龙飞凤舞才行，报纸寄给妈妈，让她看了写信夸我几句。看她的宝贝女儿，多有能耐。

我把我的想法向同宿舍的杨樱讲了，还把藏了几天舍不得吃的牛肉干拿出来分给她吃。她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我啥事也不瞒她。

我来到剧团后院的排练厅，这里幽静空寂，平时不排戏没人来。

开了灯，铺开纸，提起笔，我很快就陷进文字的海洋，在浪花飞溅白云飘游的梦幻中构筑我青春的壮歌，设想若干年后我指挥几十几百人排戏的场景。

我像排戏进入角色；周围一切已经消失。

坏就坏在我忘记了身外的世界。

原来，空旷的排练大厅里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我所崇拜的郑星野导演。

据他后来讲，他也是给报社写文章的，他的夫人林翠翠一向讨厌他俯案写作，他只好躲进排练厅。他也没发觉我在这里。

喜欢写东西的人，一旦入魔走火，会把一切都忘掉，心里只有他稿纸上的世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记得我的稿子已基本写完，正在练习签名。突然，灯熄了，大厅一片黑暗。

我记忆犹新，灯是被人关掉的。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漆黑的大厅里有人设下陷阱，为我铺设了通向厄运的险路。

灯突然亮了，没容我适应这刺眼的灯光，两记响亮的耳光扇得我晕头转向。

扇我耳光的是林翠翠，郑导演的夫人，剧团服装保管员。

“哼，你们真会找地方，一对狗男女！”她歇斯底里满嘴脏话，不容我解释。

更奇特的是，一眨眼的功夫，剧团里男男女女来了一大群，把我们围个水泄不通。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抚摸着火辣辣的脸颊，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我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

郑导演也愣在那里，一双迷惑的眼睛四处张望，吱吱唔唔欲言又止。

他的吞吞吐吐，我的迷迷糊糊，使剧团的人都相信林翠翠千真万确捉住了野合的丈夫和他平日宠爱的女演员。

亏得我的好友杨樱挺身而出替我解围。

“林姐，看在我的面子上，有话回家讲。”她用力把林翠翠拉出人群，示意让我快走。

杨樱，我的大恩人！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在这危难之时伸出救援之手，只有舞台上秦琼、武松、宋江才肯做的事呵。

我和杨樱同时被招进剧团，我十一，她十三，同吃同

住整整八年。

我这个未婚少女被卷进这难堪的桃色事件里，虽说是纯属冤枉无中生有，可这种事人们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你越是解释没有，别人越是相信你有。这叫跳进黄河洗不清，未失足成千古恨。

此时此刻，众目睽睽之下，是杨樱把撒泼骂街的林翠翠拉走，我能不由衷感激吗？

半年后，当我终因这场无端的风波而远走大西南的小城遵义，林翠翠托人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这一切都是我的好朋友杨樱导演的。

天哪，我真不愿这是真的！

林翠翠说她对不起我，上帝对她已作惩罚，半身瘫痪卧床不起，只有请人代笔赔罪了。

出事那天晚上，我和杨樱打了招呼走出宿舍。她嘴里嚼着我的牛肉干，心里打着害我的主意。

她跟踪我到排练厅，在窗外看到郑星野也在屋内，便蹑手蹑脚窜进走廊关了灯，而后跑到林翠翠那里报信，还鼓动剧团的人捉奸。

茫茫人海，无奇不有。这会是我八年来视为亲姐姐的杨樱吗？

原来，她一直在暗中纠缠郑星野，要他安排她演主角，把我搞掉。她暗示自己是知恩必报的人，当真能走红，她愿以身相许。

女演员为了演主角以身体做本钱和导演睡觉，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有的报告文学写得一针见血，让人

恶心。

但在二十多年前，在我们剧团，这类事少有。一个原因，郑星野太正派。他是属于那种坐怀不乱一心用在事业上的男子汉。

他跟人开玩笑讲过，他是随随便便找了个林翠翠做妻子，为的是有人烧饭管家洗衣服，对床第之乐他不感兴趣。林翠翠也在女演员中骂过街，说郑星野十天半月不碰她一次，准是让哪个小妖精偷了嘴。杨樱心甘情愿想当这个小妖精，被郑星野狠刮了几次，说她太下作，没出息。心事用在歪门邪道上，怎能演好戏。如不收心改正，就把她请出演员队伍，搞后勤去。

杨樱恼羞成怒，导演了这出一箭双雕的捉奸戏，把她嫉恨的人打翻在地，却又不动声色故作局外人。

二十一岁的杨樱呵，那心计谁比得了！

我却憨得像“天仙配”中的董永似的。

我自认问心无愧清白无瑕，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远没想过，这场意外的风波仅仅是我厄运的开始，更大的灾难正在前面向我招手呢。

我的照片和文章几经周折，报社还是用了，只是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郑星野被划掉了，报上没出现这位名导演的名字。听说这是上头的意见，不单是因为排练厅的桃色事件，内部有精神，文化要大革命，他在被革之列。

在中国历史上将永远被称为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杀气腾腾，恐怖得很。

烈日下的大街上出现了被游斗的男人和女人。有穿

古妆戏衣的。有剃成阴阳头的。时而出现脖子两边挂串破鞋的漂亮女人，那是或真或假有过奸情的；那时，漂亮也是一种罪过。

社会上刮什么风，剧团里掀什么浪，几个戴着“狂妄”红袖套的人到处煽风点火贴大字报。首当其冲贴的是郑星野的，说他是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大老板，毒害观众的刽子手。

还有的大字报说，郑星野之所以贩卖封资修的黑货这么卖力，是有他的阶级根源的，他有海外关系，有可能是台湾蒋介石的什么远房亲戚，因为《金陵春梦》里说过，蒋介石也姓郑，叫郑三发子。

也贴出了我的大字报，还算客气，季月秋三个字没有打红叉，说明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字报要我交代与郑星野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详细情况。

我立即贴出大字报辩解，我说莫说与男人睡觉，就是与男人接吻是怎么回事我还没有领教过，希望贴大字报的人实事求是不要诬陷。

我的大字报贴出去，一石激起千层浪，当天就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有的写到如果我当真没享受过接吻的滋味，他们愿赐教，落款是革命群众。

那段日子热闹得让人不想睡觉，大白纸管够，墨汁毛笔管够，平日自己舍不得花钱买这些玩艺练字，现在良机难得，人人争当书法家，写得多的还可以当革命家。

道听途说的个人隐私轶事，街坊邻里的争嘴吵架，鸡零狗碎，五花八门，什么都可以写。没人管，也没人敢管。

空前绝后的大民主！

这时，我头脑里转绕的是秘不可宣的奇怪念头。既然全团的人都认为我和郑星野相好，我何不当真去和他好一次，别像晴雯那样临死背个空名声，连和宝二爷亲热都没亲热过，多冤枉人。

记得哪本书上讲过，古时间的欧洲，小市民们叽叽喳喳就爱讲谁个女的跟谁个男人睡过觉，活灵活现，不由你不信，那舆论的作用又大得不得了，硬是能把素不相识的男女逼到一起通奸；不这样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造谣生事的人。

我正在这种舆论的威逼下向郑星野挨近。

把我珍藏了十九年的处女宝献给他，这是我作梦也没想过的事。说老实话，当时我不懂得和男人睡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在戏台演过董永的妻子七仙女，读过恩恩爱爱卿卿我我，男女间的事对我来讲仍是个谜。

是他们逼着我这个洁白如玉的少女，向着结束自己少女时代的陌生路上滑去。

我寻找一切机会想接近他，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他，把我送给他，约他来取。

约会的地方我也选好了，就在排练大厅，舞台后边的幕布下，那里作我新婚之夜的婚床吧，或者说作为我埋葬少女时代的坟墓。

在剧团女厕所，我提来一桶温水，把全身上下洗个干干净净。女伴们笑我洗得太仔细，还笑我孤芳自赏对自己的身子看不够。

她们当然不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庄重，这么留恋，这么兴奋，又这么哀伤。人生的酸甜苦辣，我把它化作冲澡水泼进汨汨作响的阴沟暗道，连同我的处女身。

万般俱备，只等着郑星野了。我想他得知我的主意后，会感激得跪倒在地，抱住我的腿亲吻，像戏台上的董永那样，连着喊上几声娘子小生有礼了。

其实，他在躲着我。

我是在排练厅前的走廊上碰上他的。我正想告诉他今天夜里约会的事，他一闪身避开我，急匆匆走掉，留下一双饱含羞愧与惊慌的眼睛，久久在我面前显现，使我迷惑不解。

走到团部办公楼前的大字报栏前，晴天一声惊雷，震得我险些栽倒在地。

郑星野亲手写出五张大字报，承认那天夜里在排练厅和我通奸，说在这之前已经有多次，每次的时间地点写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

天哪，这就是我要为之献身的郑星野，我一向视为老师兄长的郑导演？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把自己的脸扇得发青又抓得稀巴烂，我闹了足有大半夜。

杨樱散布说我在毁容，对抗运动。

不，我是恨自己有眼无珠，错把银样蜡枪头的软骨头当成硬汉子铁男儿，我原以为他会像我一样，宁死不低头。

谁人会想到，他为了保全自己不惜作践自己，还要搭上一个无辜者，他一向了解的学生。

他分明是《桃花扇》中的那个毫无骨气卖友求荣的侯朝宗，哪里是铮铮铁骨的关汉卿！

我想起了那么多戏剧人物，从杨乃武到苏三，从窦娥到陈三两，这些被诬作有奸情和杀人罪的无辜者，哪个不是苦刑受尽大狱坐穿，有哪个似你郑星野几张大字报就签字画押的？

我认错了人，枉活了十九春。

我泪哭干，嗓子哭哑，嘴巴哭烂。一些好心肠的好姐妹陪我哭，劝我往远处想，心要敞亮些，不要想不开。她们怕我寻短见。

我绝不会这样不清不白去死。我写出大字报，要求工作组领我去医院做妇科检查，如实公布检查结果。否则，我将开始绝食。

我没等到工作组的答复，却等来郑星野偷偷塞进屋的一张纸条。他约我夜里去动物园见面，有重要情况告诉我。

我真想把纸条交给工作组，让这个无胆无识的软骨头吃点苦头。但想到八年间他培养我花费的心血，想到他给我的种种好处，我忍了。从潦草的字迹上看得出，他心慌意乱，处境困难，我不能给他雪上加霜。我心肠太软。

夜里，我绕了个圈子向动物园奔去。

天色已经黑透，半牙残月挂在中天。远在市郊的广州